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十九

經部

詩緝卷二十九

宋 嚴 粲 撰

蕩之什

大雅

蕩

唐之上濁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網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下蕩

蕩無網紀文章則非詩之意也

傷者傷悼其將亡甚於刺也臣子作詩皆發於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弊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

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
特借秦為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比如
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
也大序言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傷何妨
於風刺乎

蕩蕩上帝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

下民之辟

音壁。傳曰辟君也

疾威上帝

朱氏曰疾威猶暴虐也

其命多辟

音僻。箋曰邪僻也

天生烝民

箋曰烝衆也

其

命匪諶

市林反韻亦作忱。朱氏曰諶信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鮮上聲。箋曰

鮮寡也
克能也

周人遭厲王之暴虐呼天而告之曰蕩蕩廣大乎上帝此下民之君也謂天子也今暴虐之上帝何其命之多僻也謂命僻王以為君也疾威者厲王所為而天實命之是天為此疾威也天實為之則無所歸咎矣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為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也王自不為善豈天賦予以惡哉首章說得

含蓄至五章七章乃發之

朱氏曰蓋殆為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謏矣

文王曰咨

傳曰咨嗟也

咨女殷商

曹氏曰契始封於商其地在洛湯受命於亳殷其

地在蒙故後世或謂之殷今曰殷商併舉之也

曾是彊禦

曾音增○今曰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為孝

乎其音層者辭之舒也嘗也彊禦禦善也

曾是掎克

掎音哀○釋文

曰掎聚斂也○曹氏曰斂民財則作威以勝之不恤也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傳曰服

也政事

天降滔德

滔音叨○傳曰滔慢也○李氏曰如滔天之滔

女興是力

三章以下設為文王歎商之辭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文王曰嗟乎嗟汝殷商之君則是彊梁禦善之人則是掊斂好勝之人乃任用之使之居位使之任事天降是滔慢凶德之人以妖孽天下汝又興起

崇任之甚力何哉

曹氏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昔人以謂各有

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

朱氏曰而汝也義類猶善道也

彊禦多

懟音墜。朱氏曰懟怨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晝。

○箋曰：侯，維也。○傳曰：作祝，詛也。靡屈靡究傳曰：屈極也。究窮也。

汝當秉持善道，乃用彊禦作怨之人，非善類也。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道途之言，豈足信哉！小人為盜賊之行，是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也。人心相疑，則詛祝相要，無有屆極窮究之時。忠信之衰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休于中國。包音庖，休音哮，火交反。○箋曰：包，休。

自矜氣健之貌。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音輩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

傳曰陪陪貳也。○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女魚然自矜氣健于中國斂民之怨乃自以為德汝所以是非顛倒邪正錯亂不能明爾之德者由汝背後傍側皆無賢人以引翼之也爾之德所以不明者由汝無陪貳之大臣又無賢六卿也背側言前後左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

湏音免。○蘇氏曰沈湏也。○疏曰酒

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湏

不義從式

朱氏曰式用也法也

既愆爾止

蘇氏曰靡容止也

明靡晦式號式呼

號音豪

俾晝作夜

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事則從而法之也
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言此者發首章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之意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
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日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蟥

蜩音條蟥音唐○今日
蜩者蟬也諸蟬之總名

也塘者蠓也塘蜩也蠓
音偃○蜩蟥解見七月

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去聲人尚乎

由行內鬻于中國

鬻音備○傳
曰鬻怒也

覃及鬼方

疏曰覃及延
及也既濟高

宗伐鬼方
未知何方

飲酒號呼之聲如蝸蟬螿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
湯之沸如羹之熟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
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昏亂如此故內致怨怒於中
國延及鬼方遠夷亦怒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朱氏曰不時不善之時也殷不用

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朱氏曰典刑舊法也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今日盤庚云懋建大命大命謂國之興亡也

不時者猶言厄運非上天為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法耳亦以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縱無老成舊臣尚有先王法度可以遵守汝曾莫能聽用遂自傾覆其大命而歸咎於天可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沛音貝揭音結○傳曰顛

仆也沛拔也○箋曰揭蹶貌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撥音鉢○箋曰撥猶絕也

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古之賢人有言植木將欲顛仆沛拔揭然而蹶其枝

葉未有折傷而本根實先斷絕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將從之也殷之鑒戒甚不遠惟在夏后之世謂殷當鑒夏今又當以殷為鑒意在言外也

歐陽氏曰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

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疏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

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章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

讀曰懿如昭之言武公年菴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

厲王之世武公為諸侯庶子作此詩刺厲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也詩補傳得之孔氏謂武公追刺厲王詩記非之以為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豈追刺之語乎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以為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為武公宣王三十六年即位恐誤矣

抑抑威儀

賓之初筵傳曰抑抑慎密也

維德之隅

傳曰隅廉也○疏曰隅者角也廉者

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以此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

人亦有言

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王氏曰孔子云古者民有三疾

哲人之

愚亦維斯戾

傳曰戾罪也

廉隅者屋之外角喻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宮室觀其

外有廉隅則知其在外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

抑然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在外之德必嚴正也人有

常言無有哲而不愚者哲而自墮其所守則為愚矣

惟聖罔念作狂豈可不自謹其威儀哉彼庶人之愚
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於疾而已
唯哲人自廢縱而為愚是則可罪也罪之者以其自
取也武公所以自警者切矣。抑詩多自警之意所
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
第一義言威儀之當謹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
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威
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

曹氏曰哲人性明本無過惡
然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

易慢之心入之矣。易慢之心一萌，則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何所不至？故昔之哲者，反化而為愚，其罪在此也。

無競維人

箋曰：競，彊也。○今曰：無競者，莫強也。孟子云：晉國天下莫強焉。經中言無競，皆同。孟子彊

字作強

四方其訓之

傳曰：訓，教也。○今曰：以為訓也。有覺德行，去聲。○今

覺知也。悟也。猶孟子所謂先覺也。

四國順之，訏謨定命。

訏，音吁。○傳曰：訏，大也。謨，謀也。

遠猶辰告

箋曰：猶，圖也。○傳曰：辰，時也。○今曰：人告爾后于內之告。

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箋曰：則，法也。

莫彊者，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倣之，以為訓矣。形勢

非疆而得人為疆也有覺悟者德行也有德行則四
國服從之矣欲明明德者先致其知也用賢脩己治
道之大端舉矣猶不敢輕出之也其於政事必有訃
大之謨以堅定其命令謂先定大計也建謀立畫不
貴自用必使深遠之圖得以時時入告謂廣覽兼聽
也如是而益謹其威儀以儀刑天下則治道備矣朱氏
曰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
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遠圖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
久之規也

其在于今興

句。錢氏曰今之興者謂厲王。補傳曰自厲王興起之初。今日興起也。言起而

即王位也

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湛音耽。箋曰荒廢也。釋文曰湛

樂之甚

女雖湛樂從

女音汝

弗念厥紹

傳曰紹繼也

罔敷求先王

箋曰敷廣也

克共明刑

共音拱。王氏音恭。傳曰共執也

今厲王之興即迷亂于政傾敗其德政荒則國不治

德喪則身不脩皆由荒湛于酒也汝雖湛樂是從獨

不思念繼紹之事乎汝不以繼紹為念故不復廣求

先王之道而執守明明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也。

夙

興夜寐洒埽廷內

洒鰓之上埽音譟。廷朝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

今日庭宮中也。

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黃氏曰庭內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埽庭內之

意乎。疏曰假廷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李氏曰只是修潔其朝廷耳。

維民之章

傳曰章表

也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邊音惕。傳曰邊遠

也。今日曰左傳豈敢離邊

王湛樂如此故今皇天不尚其所為君臣皆將滅亡

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

率相與以亡也今宜改過早起夜寐洒掃宮室之內
言閨門之間當修潔而自新也如此則可以表示於
民矣又不可忘意外之變故脩治其車馬及弓矢戎
兵之器用此以戒備兵事之起用此以邊遠蠻方使
之不敢來侵庶幾未至於亡耳

質爾人民

今日民之質矣之質質爾猶云樸以皇質使之淳也

謹爾侯度

蘇氏曰侯度天

子所以御諸侯之法度也

用戒不虞

朱氏曰不億度而至之禍也

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無不柔嘉

詩記曰柔遊順也○箋曰嘉善也

白圭之玷

點店二音○傳曰玷

也缺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王又當質爾人民毋導之以浮靡又當謹其所以御
諸侯之法度必如是而後可以戒備不虞之變也其
本則在脩身故當謹爾之出言敬爾之威儀無不柔
順嘉善白玉為主其有玷缺尚可磨鑢而平鑢音慮言
語一有缺失不可復改矣故言不可不謹也

無易由言

易音異

無曰苟矣莫捫朕舌

捫音門。傳曰莫無也。捫持也。○疏

曰釋詁云朕我也自
周以前朕為通言

言不可逝矣

箋曰逝往也

無言不讎

朱氏

曰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

箋曰惠順也

庶民小子

疏曰小子子弟也

今曰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注云民之子孫也

子孫繩繩

蘇氏曰繩繩不絕今曰如繩之牽連不

絕萬民靡不承

由言者自由之言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王無得
輕易自由以言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今雖無
人執持我舌然言出則往而不可追矣王無有出言
而人不讎答之者無有施德而人不報復之者言必
應也王苟能惠順于羣臣朋友下及庶民與其小子

則子孫繩繩然相繼不絕而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

宜民宜人則福祚無窮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

輯音集。傳曰輯和也。

不遐有愆

箋曰遐遠也。

相在爾室

相去聲。朱氏曰相視也。

尚不愧于屋漏

傳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箋曰

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
庭隱之處此祭之末也。菲音翡又音肥。○疏曰天官冢
人職掌帷幕幄帟註云帷幕以布幄帟以繒為之幄在
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幄為小帳禮之有帷幕皆於野
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
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
北隅也言不愧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
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

食西北隅廡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冢莫歷反。帝音亦。曹氏曰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蓋廡隱之處也。凡祭設饌於奧與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也。既畢然後改設饌於西北隅佐食闔戶牖降所以求神於幽也。今祭畢而設饌於屋漏廡隱之處禮煩力倦或有墮容人雖不覩神寔臨之可得而欺邪。無曰不顯。

莫予云覲

古候反。傳曰覲見也。

神之格思

傳曰格至也。詩記曰思語辭也。

不

可度思

度音鐸。

矧可射思

射音亦。箋曰矧況也。射厭也。

視爾親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色以接之庶幾不遠

有過此顯明之地人皆知脩飭也視爾獨居於室中

之時當庶幾無愧于西北隅隱漏之處無曰此非顯

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測度
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發心學之奧而以鬼神言之
猶中庸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不度不射乃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之時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尹氏所謂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慈湖所謂澄然湛然者也

朱氏中庸

章句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又曰君子戒謹乎其目之

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
常若見其不可離也而不敢有斯須之間以流於人
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
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
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又曰道固無所不在而
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
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
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不知
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
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
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
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
以君子既戒謹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
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
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理義之發則
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斯須之間矣

辟爾為德

辟音闢。○箋曰辟法也。

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不僭不賊

傳曰僭差也。

鮮不為則

鮮上聲。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彼童而角

傳曰童羊之無角者也。○今日箋以童羊譬皇后而角喻與政事今不從。

實虹小

子

虹音紅。○傳曰虹潰也。○曹氏曰蠓蝻也。○今日虹謂幻惑也。如蠓蝻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武

公時為諸侯之庶子故自稱小子也。

此章言上行下倣天下皆法爾之德視倣於爾爾當

使之為臧善使之為嘉美毋導之以惡也故必淑善

敬謹爾之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少

不為人所法則者如人擲我以挑我必報之以李爾
為善而民以善應之必然之理也若身不善而責民
之善猶索童羊之有角實惑我耳不可信也○舊說
武公以小子稱厲王如周公稱成王為孺子非也今
考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此言
其末年也年表武公終於平王之十二年詩記推武
公即位年四十餘其為世子作此詩之時年二三十
耳不應斥時王為小子也若以為追刺則前王已往

當代臣子尤不得斥為小子矣

荏染柔木

荏壬之上染上聲○曹氏曰荏染柔意也

言緡之絲

緡音閩○傳曰緡被也○

箋曰被之

溫溫恭人

傳曰溫溫寬柔也

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

傳曰話言古之善言也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

覆音

福○箋曰覆猶反也○今曰僭躐也

民各有心

厲王剛愎拒諫觀其監謗氣象可見故告以有荏染

然柔忍之木乃緡被之以絲弦而為弓亦猶溫溫然

寬柔之恭人乃為德之基本蓋人主必寬柔然後能

容受直言而德日進也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
則順其德而行之其維愚蔽之人反謂我言為僭躐
人各有意見何得以汝所見為是而彊王之從也武
公以諸侯庶子而論國家之理亂發義理之精微故
愚人以為後生僭躐也

於乎小子

於乎音嗚呼。釋文曰凡於乎二字相連皆放此。

未知臧否

音鄙

匪手

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提音啼

借曰未知亦

既抱子民之靡盈

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

誰夙知而莫成

莫音暮。傳曰

暮晚也

此章武公自警之辭因上章人謂已為僭而內自省也歎言我小子涉歷尚淺誠未知事之善惡然嘗親炙於長者矣長者非但攜我之手且示我以已驗之事非但面命我且提我之耳而告之謂親承其教誨而非剽聞於人也借曰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為人父矣年齒浸加日月逝矣豈可不汲汲自勵以力踐所聞而侵尋虛老一生邪學問之道患在自滿則不

復有進人若能不自盈滿豈有早聞道而晚乃成者乎謂已早聞先生長者之教今當去箇矜字庶能佩服而勿失之此見武公切問近思工夫也○舊說以小子為斥王左傳襄公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是古人稱幼君為小子武公時為世子則不可斥王為小子也至若攜手提耳豈君臣之辭哉或又以為武公老作此詩故呼其同寮為小子武公學問深粹謙抑自處年九十有五猶求益於其國之臣若哆然

以老成自處而呼王朝同寮為小子不似武公之氣

象也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奉

勇反負劔辟呬詔之辟音僻註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

之間曰呬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誥小子之常此詩

所言形容親承之意耳正淇奧所美切磋琢磨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音蒙傳曰夢夢亂也○孫炎云昏昏之

貌也我心慘慘駢之上傳曰慘慘憂不樂也誨爾諄諄箋曰口語聽我

藐藐音莫字亦作貌○箋曰藐藐然忽略不用○疏曰不聽受之貌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

音冒。傳曰耄老也。○今日聿遂也將然之辭。

昊天甚明照察於我我不樂其生也蓋視王之意夢
夢然昏亂我心之憂慘慘然憔悴我誨爾諄諄然詳
熟汝聽我藐藐然不入不以我言為教乃反以我為
虐借曰我未有所知然亦從此將老矣豈可以吾言
為不足聽乎時武公未老故言亦聿旣耄猶九月蟋
蟀在堂歲實未莫而言歲聿其莫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

箋曰止辭也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

艱難曰喪厥國

喪去聲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箋曰忒差也

回遹

其德

疏曰回遹邪僻也

俾民大棘

箋曰大棘大困急也

又歎言我小子非敢臆說所告爾者皆先世舊章王

能聽用我謀庶幾不至於大悔天方艱難將喪滅其

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之福善禍淫豈有差忒哉

皆王為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大急自取之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箋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疏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

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為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

菀音鬱○傳曰菀茂盛貌

其下侯甸

如字又音荀傳曰甸言陰均也

捋采

其劉

捋力活反○王氏曰劉殺也殺言盡之也○蘇氏曰殘也○今日書盤庚重我民無盡劉左傳虔劉

我邊陲

瘼此下民

瘼音莫○傳曰瘼病也

不殄心憂

殄絕也

倉兄填

兮

倉兄填音創況陳○蘇氏曰倉悲也○說文曰傷也○錢氏曰倉讀如愴兄讀如況古文假借未加偏旁

也○傳曰兄滋也填久也○疏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

則滋多故況為滋也○今日兄與況字同況也永歎訓

茲此倉兄及下文亂況斯削訓滋

倬彼昊天

倬明大貌

寧不我矜

矜曰矜哀也

興也蕩然茂盛之桑其葉稚而柔濡其下陰均人息

其下者得其芘蔭也及蠶者將采一朝殘盡之則其

樹下之民病於日所暴矣亦猶王剝喪其德則民不

得其芘蔭也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愴滋久而不已

於是呼倬然明大之昊天而訴之曰寧不哀矜我乎

蘇氏曰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一朝而
盡無黃落之漸言周之盛也如桑之方茂厲王肆行
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
忽然凋弊如桑之既采

四牡騤騤

音葵。傳曰：騤，騤不息也。

旗旒有翩

旗旒音興。非。翩音篇。○旗解見鄜干旒旒。

解見出車。○錢氏曰：翩，飛揚也。

亂生不夷

傳曰：夷，平也。

靡國不泯

音敏。○傳曰：泯，滅也。

民靡有黎

音黎。○今曰：黎，衆也。書：黎民於變時雍。詩：羣黎百姓，皆衆也。王氏以黎為黑，如黔首之義。

然民靡有黑，則不辭矣。

具禍以燼

音盡。○箋曰：具，俱也。災餘曰燼。○疏曰：燼是焦燭，既然之餘，焦。

於乎有哀

於乎音鳥呼。

國步斯頻

傳曰：步，行也。頻，急也。○曹氏曰：國步猶天步也。

天之所行謂之天步，則國步者國之所行也。○陳氏曰：國步國運也。

王政不綱諸侯相攻故兵車駕其四牡駢駢然不息
所建旗旒翩翩然飛揚禍亂日生而不平夷無國不
見殘滅也民無羣衆之聚甚稀踈矣俱遇此禍將為
灰燼而無餘矣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急也○
四牡駢駢旗旒有翩或者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為
使臣奔走於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革如杜
甫所謂車轡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為諸侯相
攻矣

國步蔑資

滅音蔑

天不我將

箋曰將猶養也

靡所止疑

音逆魚陟反朱氏音

屹魚乞反今韻略音凝魚陵反音雖不同皆訓定也

云徂何往

朱氏曰徂亦往也

君子實

維

今日君子指厲王

秉心無競

傳曰競彊也謂自彊也

○今日曰

誰生厲階

傳曰厲惡也

至今為梗

音鯁○傳曰梗病也上浮木壅水者○今日飄蓬斷梗

○錢氏曰水

國運困窮無所資賴天不我養無所止定內不得安

也云欲往而果何所徃外無可向也厲王不自彊以

為善復是何人生此禍亂之階至今為梗病乎王實

為之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

解見卷阿

我生不辰

箋曰辰時也

逢天俾怒

俾音亶。傳曰俾厚也。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

音杵

多我覯瘠

音閩。又音昏。

疏曰覯遇也。箋曰瘠病也。

孔棘我圉

音語。箋曰棘急也。傳曰圉垂也。疏曰邊垂也。

周家土宇。販章今日以侵削矣。故我憂心慙慙然念之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自恨生於亂世也。是時鎬京在西。中原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者。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京師及中國既亂。我見其病已多矣。而我邊垂又甚急。是內外皆不得其安也。

為謀為毖

音秘。傳曰毖慎也。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

箋曰恤亦憂也。

誨爾

序爵

箋曰次序賢能之爵。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

淫破義遠間親新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今考唐風噬肯來遊朱氏云發

語辭蘇氏云噬逝通。傳曰濯所以解熱也。

其何能淑

箋曰淑善也。

載胥及溺

箋曰

胥相也及與也

此教王以用賢言王非不為計謀非不為謹毖然而

禍亂滋甚益以侵削是謀之不得其道而所與謀者

非人也故我今告爾以當憂恤之事誨爾以次序官

爵辨別賢否之道誰能手執熟物而不以水濯之乎
以水濯手所以殺其熱欲止亂而不用賢猶欲止熱
而不以濯也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乎則相與陷
溺於禍難而已

如彼朔風

朔音素。○傳曰朔嚮也。

亦孔之僂

僂音愛。○傳曰僂也。○使

人吧然不能息。○疏曰郭璞云嗚吧短氣也。風吧人氣使人不能喘息。

民有肅心莽云不

逮

莽音烹。徐音緝。○傳曰莽使也。○解見小毖。○箋曰逮及也。

好是稼穡

好去聲。

力民

代食

疏曰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有

錢氏曰代耕而食

曰

耕種曰稼
收斂曰穡

代食維好如字

君子視厲王之亂如溯嚮於疾風亦甚僂喑使人短
氣而不能喘息也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
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
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於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
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為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
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蝥賊

箋曰蝥食苗根
曰蝥食節曰賊

稼穡卒

瘁

音羊。箋曰卒盡也。瘁病也。

哀恫中國

恫音通。箋曰恫痛也。

具贅卒荒

贅音

綴

傳曰綴屬也。荒虛也。○疏曰贅猶綴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云君若贅旒然。

靡有旅力

旅力解見北山

以念穹蒼

王氏曰穹蒼天也。

天今降此喪亂將滅亡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是以降此蝨賊之蟲使稼穡盡病可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贅屬而危矣盡荒虛而空矣羣臣無有盡衆力以念及天意者是代食者其人非好也

維此惠君

箋曰惠順也。

民人所瞻秉心宣猶

今日宣布也。○箋曰猶謀也。

考慎其相

鄭去聲
毛如字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

今曰自獨猶獨
自也○箋曰臧

善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維此順道之君為百姓所瞻仰內則能秉持其心而
有常德外則宣布其謀而不自用又考察謹擇其輔
相維彼不順道之君乃欲用獨自之見而使之善何
由得善乎以已自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故使
民盡迷惑如狂也自有肺腸即抑詩民各有心也

瞻彼中林雉雉其鹿

雉音莘○傳曰
雉雉衆多也

朋友已譖

今莊蔭
反舊音

僭不胥以穀箋曰胥相也穀善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曰谷窮也○疏曰

谷是山谷墜谷

是窮困之義

視彼林中其鹿羣輩同行狝狝然衆多今羣臣相讒
不能有善禽獸之不如也人亦有言無道之世進退
皆窮如陷山谷然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錢氏曰聖人聽言迎解其意維彼愚人覆狂以

喜覆音福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曰胡之言何也

聖人於人之言能瞻之於百里之外謂望之而喻其

意也若彼愚人禍敗已迫而不自知方且狂迷而喜
樂不以為憂如此則雖諄諄然誨之亦不悟矣我非
不能言如此畏忌何言王監諉將得罪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傳曰迪進也。今日書不迪有顯
戮其尚迪果毅註迪進也又夏迪

簡在
王庭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疏曰顧眷也復重也。今
曰復如顧我復我之復

民

之貪亂

箋曰貪
猶欲也

寧為荼毒

荼音徒。疏曰荼
苦菜也毒螫蟲也

維此善人王不求索之不進迪之維彼有殘忍之心
者王乃顧視而眷念之重複而綢繆之天下之民苦

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寧為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

大風有隧

大如字鄭音泰隧音隧。傳曰隧道也。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

為式穀

今曰式法也。穀善也從鄭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音苟。今曰征猶攻也。

曹氏曰征猶討也中垢猶內污也蓋以閨門之事污蟻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是也蟻音蔑

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隧道必從空大谷中喻

小人乘虛而至也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充

實之象小人無由至矣善人所作為之事皆合於法

皆本於善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內汙之
事蓋其立朝行已無間可乘唯以曖昧之言誣之使
之無由自明耳此小人陷君子之常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敗音拜。箋曰類等夷也。

聽言則對

箋曰對答也。

誦

言如醉

箋曰誦詩書之言。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音佩。箋曰悖逆也。今日韻亦

作詩亂也。

大風有隧道而至如貪人有緣由而至也貪人進則
善類敗矣小人好人從已唯聽彼之言則喜而對答

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則不悅而如醉不對之矣彼

既不用善言而欲使人從已反使我悖亂於道也

疏曰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史

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

所不悟如醉然也○朱氏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

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此所謂貪人其榮公也歟

嗟爾朋友

朱氏曰察友也

予豈不知而作

今日即下章既作爾歌之作

如彼

飛蟲

疏曰蟲是鳥之大名故曰羽蟲三百鳳凰為長

時亦弋獲既之陰女

陰王如字

鄭音陰女音汝○曹氏

反予來赫

鄭許嫁反毛如字○釋文曰亦作嚇音鑄

曰陰蓋覆不暴揚之

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
○曹氏曰以言欺人也

嗟爾寮友汝蹤跡詭秘我豈不知實事而妄作此詩
乎如彼蟲鳥之飛時亦為弋者所得吾之言亦有時
而中也子既覆蓋於汝不暴揚汝之事汝反謂予不
知而來欺赫予也

民之罔極

罔極解見衛氓○朱氏曰
民之貪亂而不知所止

職涼善背

涼毛如
字鄭音

亮背音佩○箋曰職主也○傳曰涼薄也○疏曰莊三
十二年左傳云號多涼德○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

今曰競強也
謂強禦也

涼言刻薄競言彊禦盜言貪黷三者皆謂小人當時
必有所指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職言之民之亂
無窮極者主由此刻薄之人善為欺背之事也彼為
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也民之所以邪僻者主由
此彊禦之人用力為虐也

民之未戾

傳曰戾定也

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譽

音利雖

曰匪予既作爾歌

民之所以未定者主由此盜臣為寇攘之行也羣小

不和自相毀訾其涼者見盜者貪黷已甚亦言其不可而覆背以詈之矣謂其黨亦自知其非也涼背盜而詈之故上章言職涼善背也善詈工於罵也涼者雖歸咎於盜欲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不可隱諱矣承上章予豈不知而作之意

詩記曰此

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詩緝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十

經部

詩緝卷三十

宋 嚴 粲 撰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箋曰仍叔周大夫也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宣

王承厲王之烈

朱氏曰烈暴虐也

內有撥亂之志

疏曰何休注公羊云撥猶

治也遇哉而懼側身脩行

去聲○疏曰側反側也憂自不安

欲銷去之

上去

聲

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復扶又反

百姓見憂

疏曰百姓見被憂矜

故作

是詩也

宣王即位初年遇旱未有施設天下已喜於王化復

行者以其有憂民之心而預期之也

解願新語曰宣王興起他未及

施為首以百姓為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使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卹民之心夫列國之公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為君則宣王因早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御說

音禦

倬彼雲漢

倬音卓。桑柔傳曰倬明大貌。箋曰雲漢天河也。○疏曰河精上為天漢。○曹氏曰或

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或謂箕斗間為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為漢左傳昭十七年

星孛及漢梓慎云漢水祥也雨者
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

昭回于天箋曰昭光也○傳曰

回轉也○疏曰水氣精光也○曹氏曰天漢起于東方
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此其回旋王曰於乎音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

之度也薦臻薦音荐○傳曰靡神不舉箋曰靡無也靡愛斯牲曹氏曰左

傳謂天災有幣無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祈禳
於坎壇雩宗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宗鄭讀

為榮榮敬反圭璧既卒傳曰卒盡也寧莫我聽協句平聲○箋曰寧曾也

宣王憂旱夜不能寐起觀天象以占雨候見倬然明
大之雲漢精光回旋於天夜晴無雲則天河明未有

雨候也宣王於是歎傷曰嗚呼今之人何罪乎而天
降此喪亂使饑饉重至謂頻年旱也我之禱雨無有
神而不舉祭之者牲玉皆所以供祭祀牲則不敢愛
圭璧則用之已盡神曾莫我聽乎○此詩多用寧字
或訓曾或猶偏或為願辭或訓安不可執一今隨文
解之

旱既大甚

大音泰

蘊隆蟲蟲

王氏曰蘊隆蘊積隆盛○疏曰釋訓云蟲蟲薰也郭璞云

早熱薰炙人也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箋曰宮宗廟也

上下奠瘞

音意○傳曰上

祭天下祭地。○疏曰奠謂置之於地。○釋文曰瘞埋也。

靡神不宗

箋曰宗尊也

后稷不

克錢氏曰克勝也

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斁音姑○箋曰斁敗也

寧丁我躬

曹氏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傳曰丁當也

天久不雨旱既大甚矣其旱氣蘊積隆盛蟲蟲然其熱熏人我為禱雨之故禋祀未嘗止絕從郊而至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無有神而不尊祀之者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

不肯臨顧我與其為旱以耗敗下土寧使災禍當我

之身此至誠慘怛之辭也

李氏曰史記宋世家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

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侍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

吐雷反。今日不可推如孟子言王無罪歲宋景公不欲移災於股

肱之兢兢業業

傳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今日業業危動恐懼也。烝民四牡業業鄭氏以為

動當為動而不息常武赫赫業業毛氏以為動當為震動可畏此詩及召旻兢兢業業長發有震且業毛氏皆

以為危當為危動恐懼三說不同皆動之意

如霆如雷

霆解見

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

疏曰子然孤獨之貌言無有子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曹氏曰說文云子無右臂曰子

言其獨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疏曰不遺留其意將欲盡殺也

胡不相畏先

祖于摧

在雷反

宣王言旱既大甚皆已不德所致不可推其過於他

人承上文寧丁我躬之意也吾心兢兢然而恐業業

然而危如聞霆之奮擊雷之發聲也周之民多死亡

矣今所餘之衆民又將無有子然孤獨而存者矣昊

天上帝不使我有遺類何不畏先祖之業摧落乎庶

天以先祖之故而矜念之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音沮。傳曰沮止也。○今日自沮也。

赫赫炎炎

傳曰赫赫

旱氣也。炎熱氣也。

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大命解見蕩

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

傳曰先正百辟卿士也。○箋曰雩祀所及者。○疏曰正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今日寧猶偏也

宣王言旱既大甚我當多方思所以救之不可自沮

禱祈不應則人易以自沮而怠心生反覆此詩宣王

欲銷天變之意愈堅愈銳可謂不自沮矣旱氣赫赫

然熱氣炎炎然宣王憂之之甚曰我措身無所矣大
命將近謂國將亡也曾無瞻視而顧念之者古者有
德之羣公先世為官之正長凡雩祀所及者則皆不
我佑助父母與先祖之靈何其偏忍於我而不見救
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

滌音敵。傳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疏曰蓋以少而不茂。

非全無也。○錢氏曰洗也。山無木川無水如滌之然。

旱魃為虐

魃音跋。○傳曰魃旱神也。

如悞

如焚

悞音談。○傳曰悞燎之名也。○疏曰焚燎皆火燒之名。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傳曰

熏灼也。○疏曰：熏灼俱焚炙之義。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遯。

今日寧願辭也。

早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旱魃之神為此虐害，如火之熒燎焚燒，我心畏憚。暑旱其憂心如為火所熏灼。羣公先正曾不聞知，而見察昊天上帝，如厭棄我。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害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

黽音閔。○錢氏曰：黽勉猶勉強也。

胡寧瘖我，以早

瘧音顛。○箋曰瘧病也。

憊不知其故

憊驂之上。○錢氏曰憊痛也。

祈年孔夙方

社不莫

暮音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箋曰虞度也。

敬恭明神宜無

悔怒

始欲遯去既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去也天何偏病我以旱乎水旱之災皆由政失必有以自取之但痛哉不知其何故而致此也知其故則當速改矣惟不知其故因念恐有得罪於神祇者我祈豐年則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豈上天不

度知我心乎我敬事明神如是當不恨怒於我而降

此旱災也

曹氏曰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割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

羣牲而割之也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又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

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

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夙矣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曲禮云天子祭

四方歲徧則方與社亦不莫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箋曰人君以羣臣為友

鞠哉庶正

鞠音菊○箋曰鞠窮

也庶正衆官之長也○今日鞠與南山曷又鞠止之鞠字異音義同皆窮極也南山言淫亂之極此詩言勞苦

之極
疲哉冢宰疲音救。箋曰：疲，病也。趣馬師氏上。○趣

馬解見十月之交。○今膳夫左右今日：天官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靡人不周今日：周徧也。周爰咨諏，無不能止。今日：無猶

自謂不能而止不為也。瞻仰昊天仰音云如何里十月之交悠悠我里。箋曰：里居

也。○今日：田里也。早則田里無聊也。鄭訓憂破字作悝，不若從本字。

人君以臣為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以救旱之

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飭，故云散無友紀也。自

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於禱祈賑救之事，或奉

行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故云窮哉病哉也窮極言勞苦之極也庶正冢宰既皆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靡不周徧謂無一人不勞瘁也人皆勉力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宣王瞻仰昊天而歎曰田里之間將如何乎必有愁歎之聲矣憂民之辭也○舊說以窮哉疲哉為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庶正冢宰位高祿厚恐未至此又以周為賙給羣臣救荒當先及小民不應但賙給

有位也

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

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大牢令減損之左右君之左右摠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

嘒音諱。傳曰嘒衆星貌。

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假音格贏音盈。呂氏曰贏餘也。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

為去聲。

以戾庶正

傳曰戾定也。

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宣王以旱之故夜不能寐瞻仰昊天不見雲興而唯

見嘒然之衆星未有雨證也於是呼其臣而勉之曰
大夫君子我之所以昭格於天以禱雨者已無贏餘
矣然未得雨則死亡將近不可遂已而棄其前勞更
思所以禱祈必得雨而後已所謂則不可沮也若此
者非求為我之一身乃所以定衆正也未有民不寧
而庶官定者也瞻卬昊天何時惠我以安寧乎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

崧音崧

尹吉甫美宣王也

箋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曹氏曰

尹官也。以官為氏。

天下復平。

復音服。又扶。又反。

能建國親諸侯。

疏曰：能建國親。

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

褒賞申伯焉。

朱氏曰：申國名。

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其行之詩也。

崧高維嶽。

傳曰：崧，高貌。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

駿極于天。

駿音峻。

傳曰：駿，大也。極，至也。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今日：鄭氏注：孔子閒居云：仲山甫及申伯也。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傳曰：翰，幹也。解見維周之楨。

四國于蕃。

方元反。王氏。

曰：蕃言扞蔽。

四方于宣。

王氏曰：宣言敷播。

首章以仲山甫比申伯也。詩人之意謂申伯佐宣王。

中興關國家之運則其生必不凡故設為神異之辭
言崧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駿大極至于天維此嶽
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也當時仲山甫為相
申伯亞於山甫此詩為美申伯而以山甫並言蓋謂
申伯與山甫伯仲間耳借山甫以大申伯也維此申
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翰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
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蓋山甫兼總內外之任
而申伯則專主蕃宣之職也○此詩首章主申甫而

言謂申甫之生必有所自來故推原於嶽降以尊之
非申甫實為嶽神也○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
祀嶽神福興其子孫則執着於嶽降之文以辭害意
矣此詩言嶽降申甫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鄭氏
注禮既以甫為山甫而箋詩乃以甫為甫侯自為異
義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
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蓋泥嶽神福四嶽之子孫謂
申甫皆姜姓耳或者疑甫為字申為國則名稱不類

故以申甫皆為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典稱
稷契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
不類也

亶亶申伯

箋曰亶亶勉也。李氏曰按史記周本紀申者乃侯爵也以其為方伯故謂申伯。今日

方伯者一州之牧

王纘之事

纘音纂。箋曰纘繼也。李氏曰王纘繼之以事如北門政事一埤

益于邑于謝

王氏曰國之所都亦曰邑。傳曰謝周之南國也。疏曰申伯先受封於申國本近

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今日西漢地理志申國在南陽宛縣後漢郡國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

里申謝其地相近

南國是式

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式則為一州之牧王命召伯

傳曰

召公也。○疏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泰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錢氏曰：登升也。自卿士為牧伯。

故曰登世執其功。傳曰：功事也。

次章述封謝也。申伯疊疊然勉於職，故王繼之以事。其任益重也。往邑謂去京師而就國邑也。往謝指其邑之所在也。先虛言之，後實言之也。申伯為一州之牧，使南國有所法式。王於是命司空召穆公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申伯元為諸侯，今為州牧，於謝是

升此南邦也世世執守其功長為牧也○詩人之辭多以一事分兩節言之如載脂載牽止是脂牽一事耳今言載脂則謂塗脂於牽言載牽則謂設牽於車是剝是菹止是以瓜為菹一事耳今言是剝則謂以刀削瓜言是菹則謂淹瓜為菹于周于京止言周京一事耳今言于周則指國言于京則指國所都之地此于邑于謝語勢正與于周于京同箋以上于為往下于為於今不從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箋曰庸功也

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田

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公劉遷于豳邑而徹田為糧今申伯之改邑于謝

亦必徹其土田○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

王命傅御

錢氏曰王命申伯傅相及

治事遷其私人

傳曰私人家臣也○錢氏曰遷謂禮遣之

三章申上章營謝之事也王又告申伯以改邑之意

云我欲使汝為法於此南邦今因此謝邑之人而為

國以起爾之功言尊顯之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

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凡申伯土田以徹法定其稅

賦十取其一王又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其家
臣而資遣其行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

俶音觸○王氏曰俶始也○錢氏曰始作之也

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釋文亡角反○錢氏曰藐藐高廣貌

王錫申伯四牡

躑躅

音膝○傳曰躑躅壯貌○今曰本訓舉足行高故為壯貌

鉤膺濯濯

鉤膺解見采芑○疏

曰案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樊讀作擊○錢

氏曰濯濯鮮明也

四章述召伯既營謝及王錫遣申伯也申伯城謝之

事乃召伯所營始作其城郭又作寢與廟以定其人
神所處此寢廟既成矣既成之貌藐藐然高廣也王
將遣申伯乃賜以四牡之馬蹻蹻然強壯又賜以馬
婁頷之金鉤及在馬膺前之樊纓皆濯濯然鮮明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乘去聲○傳曰
乘馬四馬也

我圖爾居莫如南

土錫爾介圭

疏曰毛以為桓圭九寸鄭以為圭長尺二
寸謂之介○詩記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

所服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
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
介圭也以作爾寶

傳曰寶瑞也○疏曰毛以為瑞謂所執
之玉鄭以介圭非諸侯所執故以為寶

往近王舅

近音記。○傳曰：近，已也。○箋曰：近，辭也。○疏曰：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知姜氏生

宣王南土是保

箋曰：保守也。

五章申述錫遣之事也。王發遣申伯之國，賜之以路車，即上文鈎膺金路也。賜以一乘之馬，即上文四馬躑躑也。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侈君之賜而申複言之也。王因告申伯我謀爾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又特賜汝以大圭，為汝所執之瑞。申伯侯爵，當賜信圭七寸耳。稱介圭亦侈君賜而美大言之也。

寶玉以分同姓申伯以異姓受賜亦異恩也王又命之曰往已王舅當於南土是保守也○舊說以上賜四牡鉤膺是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按周禮巾車金路有鉤本以封同姓申伯以異姓受此賜侈矣乃止為私恩名器無乃褻乎此詩多申復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
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躋
躋鈎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丁
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申伯信邁

箋曰邁行也

王餞于郿

餞音賤郿音眉又音媚○
箋曰餞送行飲酒也○疏

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申
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

申伯還南

還音旋

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

峙音齒張音張○錢

氏曰峙猶聚也

式遄其行

遄市專反○
箋曰遄速也

六章述申伯往謝也申伯於是信行矣郟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自鎬適申塗不經郟時王至豐冊命申伯於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郟申伯北就王命于岐周乃旋反而南行其於謝邑誠然歸之矣言信邁誠歸蓋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前此申伯未發之時王已豫命召伯以徹法稅其疆土預峙具其糧食令自京至國無缺乏用是以速申伯之行

使在道不留滯也○郿豐皆在鎬京之西其地相近
王命申伯為州牧改邑於謝必冊命於文王之廟故
告廟畢而飲餞于郿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召
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命諸
侯必至豐告廟于周受命亦豐廟也郿即董卓所築

郿塢

漢志音媚

申伯番番

音波番書作番音義同○曹氏曰秦誓云番番良士孔安國以番番為勇武貌然下文以

仡仡勇夫為所不欲則不當以番番為勇武蓋者艾之狀也○今曰秦誓以旅力既愆為番番則為耆艾可知

也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音灘○傳曰徒行者御車者○朱氏曰嘽嘽衆盛也○考見四

牡

周邦咸喜

蘇氏曰周人也

戎有良翰

箋曰戎猶汝也翰幹也

不顯申伯

傳曰不顯顯也

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箋曰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申伯蕃

番然耆艾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嘽嘽然

衆盛普天率土侯國皆周邦也南方諸國喜得良牧

於是相慶曰汝有良翰蔽矣州牧得人諸國皆賴之

也申伯為南國所悅如此豈不光顯乎申伯為王之

長舅丈人武人皆以為表憲言其文武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疏曰柔惠安順也

揉此萬邦

揉柔之去聲又上聲○錢

氏曰揉謂柔伏之○曹氏曰漢公孫弘云揉曲木者不累日顏師古注云揉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

耳○疏曰周無萬邦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

聞于四國

聞音問

吉甫作誦

箋曰詩者

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

其詩孔碩

箋曰碩大也

其風肆好

蘇氏曰肆極也

以贈

申伯

箋曰贈送也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臣道以柔順為體然必貴乎正

直所以為全美萬邦若有不服之國申伯為牧能揉

之使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今我作是工師之誦其
詩之辭甚大其風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又極其好以
此贈申伯之行也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
安危之大計是其詩之大也美其功以勉之是其風
之好也

王氏曰吉甫作此詩以贈申伯而序以為美
宣王則王之美於是乎在蓋唐史臣贊裴度

云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為難也
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賢乎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中去聲
疏曰

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
多材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此不
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
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也

天生烝民

傳曰烝衆也

有物有則

傳曰物事也則法也

民之秉彜

音夷箋

曰秉執也

傳曰彜常也好是懿德

好去聲○傳曰懿美也

天監有周

箋曰監視也

昭假于下

假音格○箋曰假至也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傳曰仲山甫樊侯也

○疏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
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
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
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者天子不

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首章言天生仲山甫也天生衆民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帝則也以其具於吾身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有父子則有慈孝皆天理之不可踰也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有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今天視有周之德昭明假至於下故保佑此宣王而生仲山甫之賢以

輔佐其中興之功也有周總一代言之天子指宣王也言由先世積德之久故天眷宣王為生賢佐也○

孔子閒居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曰此文武之德也謂文武之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與此詩意同此詩欲美山甫故謂山甫天實生之若所稟

獨厚於人者要之仲山甫能勿喪耳

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骸九竅達

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視聽言動必由於禮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敬為子而止於孝為父而止於慈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

長幼朋友之則也皆天理之常也民秉其常則莫不好德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如此其生仲山甫也亦若是而已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箋曰嘉美也

令儀令色

箋曰令善也

小心

翼翼

箋曰翼翼然恭敬

古訓是式

箋曰古訓先王之遺典也

威儀是力

蘇氏曰力

勉也

天子是若

傳曰若順也

明命使賦

傳曰賦布也

次章備舉仲山甫之德其德柔和而嘉美不過其則

言柔得中也令儀則動止雍容令色則容貌溫粹見

於外者無不善矣又小心翼翼然恭敬表裏如一也

又能惟先王之訓典是法惟一身之威儀是勉惟天子之所行是順天子有明命則使山甫布之○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可不勉歟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

亦順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周語稱
樊仲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面從容悅之謂
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音壁○箋曰百辟百君也

績戎祖考

箋曰戎猶

汝也繼汝先祖先考○李氏曰山甫祖考嘗居是官矣○今曰戎毛氏訓大鄭氏訓汝今以戎雖小子戎

有良翰之類當從鄭念茲戎功之類當從毛

王躬是保

箋曰保安也

出納王命

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錢氏曰出謂王所施行出之於下納謂羣臣奉請復命納之於

上王之喉舌

傳曰喉舌冢宰也○箋曰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疏曰上云式是百辟故為

冢宰舜命龍特立納言之官即今
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

賦政于外四方爰

發

箋曰莫不發應

三章備舉仲山甫之職也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為
諸侯之法式續繼汝先祖先考而保安我王躬出王
命則承而布之納王命則行而復之作王之喉舌賦
布其政教於畿外使四方於是發應出納則居中以
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

詩記曰仲

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
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

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

李氏曰肅肅嚴也

仲山甫將之

傳曰將行也

邦國若否

音鄙

○釋文曰否惡也舊方九反

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解

音懈○今曰解怠也

以事一人

四章申上章賦政之事也言肅肅然而嚴者王命也

仲山甫將而行之諸侯之有賢否者仲山甫則辨而

明之山甫既明又哲下以保全其身謂善處功名無

悔吝瑕疵之可指又早夜不解怠以奉事天子

詩記曰明

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于偷生狗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亦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朱氏曰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錢氏曰於一事有見亦可以言明至於哲則無不見也明至於哲盡見天下之理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下可保身上能事君下必專在遠害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

茹音孺又音汝○箋曰柔猶濡也
毳昌銳反本又作脆○廣雅曰

茹食也○疏曰取菜之入口名為茹○曹氏曰茹者吞啗之名若茹草茹毛然凡魚肉柔也則吞啗之
剛

則吐之

箋曰剛堅強也。曹氏曰骨體則吐棄之。

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

矜與鰥音義同

不畏彊禦

解見蕩

五章言其剛柔不偏也人有常言謂物之柔者人則

茹食之物之剛者人則吐出之喻陵弱而畏彊也惟

仲山甫則柔不茹而剛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也

疏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

輶音酉又音由箋曰輶輕也

民鮮克舉之

鮮上聲

我儀圖之

箋曰儀匹也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

傳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箋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

維仲山甫補之

六章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人有常言謂德之在人根於固有反而求之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自暴自棄也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維仲山甫能舉之人有不及則賴良朋切磋之助有愛其人心則亦思効忠益以助之今吉甫之心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也王之職有闕失仲山甫能補之使無

闕也衮職者斥王也

仲山甫出祖

箋曰祖者將行祀軼之祭也。曹氏曰顏師古注漢書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

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為行神其祭設軼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

牡業業

箋曰業業動也。今曰動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而不息之意有考見雲漢。

四牡彭彭

音棚。今曰箋以此為行八鸞鏘鏘。鸞解見貌即不息之意考見出車。

箋曰鏘鏘鳴聲。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

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

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補傳曰竊意夷王時雖遷而城郭未為周備故宣王城之歟。

七章言城齊之役也王命山甫城齊遂為祖道之祭而行其所乘之四馬業業然動而不息其所從之行夫捷捷然而敏常恐不及事也其所乘之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令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蓋去薄姑而遷臨菑也

四牡騤騤

音逵○今日桑柔傳云騤騤不息也

八鸞喈喈

音皆○錢氏曰喈喈和鳴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箋曰穆和也

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山甫往齊而周人望之欲速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吉甫自言我作此工師之誦穆穆而和如清微之風可以化養萬物山甫心在王室其在外多有所懷思以此詩慰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詩緝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八第四頁後八行賓客寄舍其中刊
本寄訛竒據毛詩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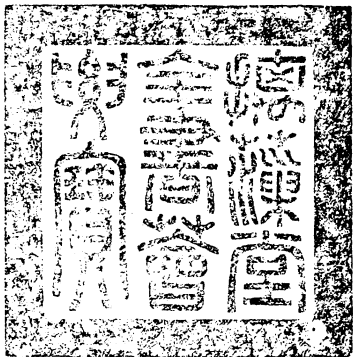
卷二十九第十九頁前七行頻急也刊本頻訛類
據經改

卷三十第六頁後二行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刊本
脫來字據月令增

第十九頁後六行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刊本易慢
訛慢易據樂記改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將行犯軼之祭也刊本犯訛
祀據毛詩箋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莊承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三十一至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十一

經部

詩緝卷三十一

宋嚴粲撰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箋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

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

韓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

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

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

應韓不在其晉乎○疏曰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

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

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

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此韓是武王之子晉之滅韓

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

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李氏曰此

詩言錫命者蓋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春秋書錫命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之者皆妄予而得之者皆妄受何以爲能錫命乎

韓侯來朝而歸尹吉甫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

傳曰奕奕大也。○疏曰梁山韓國所在。○曹氏曰漢地理志云禹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

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古韓國即少梁也。○李氏曰禹貢云治梁及岐今在同州彭城縣其後屬晉春秋時梁山崩乃晉望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孫炎維禹注云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爲晉之望

甸之

○甸音奠鄭音盛傳曰甸治也

有倬其道

倬音卓。○箋曰倬著明也。○疏曰有倬然著明

之道韓侯受命

李氏曰非韓魏趙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邗晉應韓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邗

音于見僖二十四年○疏曰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

王親命之續戎

祖考

箋曰戎猶汝也

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音懈○今曰解怠也

虔共爾位

共鄭音恭毛音拱○傳曰朕命不易其祖考朕豈復易

朕命不易

曹氏曰韓侯能繼

其命 榦不庭方

箋曰作榦榦而正之○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今日隱十年左傳云以王命

討不庭常武徐方來庭

以佐戎辟

音壁

首章美宣王能錫命韓侯也宣王命韓侯為州牧是

宣王興衰撥亂之事詩人因地起興以宣王之功配

禹也言梁山在韓國之境内奕奕然高大昔有水患
乃大禹甸治之也今宣王中興有倬然著明之道俾
韓侯受命爲侯伯亦在梁山之傍其功與大禹先後
相輝也有倬其道言周道燦然復興也宣王親自命
之云當繼汝先祖先考之舊職無廢棄我之命見韓
侯先世嘗爲州牧矣親命之者見宣王丁寧告戒之
意若曠瘠其官是廢棄朕命也今汝能早夜不怠虔
固恭敬爾之職位故朕命不復改易言因其先世之

舊也有不來庭之方國汝當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
汝君謂以王命討不庭也○毛氏以爲禹治梁山除
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者也其說爲
長孔氏釋毛以爲美韓侯復禹之功以韓侯配禹儼
非其倫失毛意矣功莫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
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
之以皇王維辟以武王之功配禹也信南山言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之功配

禹也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

四牡奕奕

今日上奕奕為大此亦大也解見車攻

孔脩且張

傳曰脩長也○駟傳曰腹

張肥韓侯入覲

傳曰覲見也

以其介圭

疏曰毛氏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

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今日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

旂綏章

綏毛音綏鄭音雖○傳曰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疏曰淑旂旂之善者綏即王制所謂

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

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

鄭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

有采章也

簞第錯衡

簞甜之上濁第音弗。箋曰：第者車之蔽。簞者席之名。用席為蔽。傳曰：錯衡

文衡也。○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

玄袞赤舄

畫音昔。○疏曰：以玄為衣而袞赤舄赤色之舄。

鈎膺鏤錫

音漏羊。○鈎膺解見采芑。○箋曰：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疏曰：以鏤金加於馬

面之錫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

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

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

鞞鞞淺幟

鞞苦郭反。鞞音弘。幟音覓。又音蔑。○傳曰：

鞞革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幟覆軾也。○疏曰：革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鞞鞞者以

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幟字禮記作帟。周禮作禩。字異義同。以淺毛之

皮爲幟也

較音角 倅革金厄

倅音條。倅革解見蓼蕭。箋曰金厄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搯之。

疏曰往往者言

其非一二處也

次章述韓侯入覲受錫予也韓侯在道乘奕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脩長而且腹幹肥張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既至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而朝見于王王於是錫賚韓侯以交龍之旂擇其善者予之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又以漆篔爲車之蔽第又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以玄爲衣而畫以袞龍

又有赤色之烏馬則有婁頷之金鉤及馬胃膺有樊
纓之飾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去毛之皮鞞
施於軾中央之鞞又以虎皮淺毛幘覆其軾又有倮
皮爲轡首之革以金爲小環纏搯之

韓侯出祖

箋曰祖將去而祀軻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

宿○祀軻

出宿于屠

音徒○傳曰屠地名也

顯父餞之

父音甫○箋曰顯父

解見生民

周之公卿也○疏曰送行飲酒曰餞

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

魚音庖○

魚鼈解見六月○箋曰鮮魚中膾者也○其藪維何

藪音○箋曰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

傳曰蕪菜穀也。○疏曰蕪者菜茹之總名對肉穀故云菜穀謂為菹也。維筍及蒲筍字亦作筍。

筍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傳曰蒲蒲弱也。弱音弱。○

疏曰醯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天

官醯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心是也。蒲始生取其中心

入地弱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

如食笋法。其贈維何箋曰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

鬻煮同。使送以車馬。○疏曰贈者以物送

人之名卿大夫無乘馬路。乘馬路車乘去聲。○疏曰采

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薇彼路斯何大夫

亦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籩豆有且沮之平。○箋

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曰沮多貌。

侯氏燕胥箋曰侯氏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

時皆來相與燕胥者也。○今日頌有駟于胥

兮樂

三章述韓侯既覲而還也出京師之門爲祖道之祭
祖畢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公卿餞送之
其清美之酒多至於百壺其殽饌有以火煮熟之鼈
與中膾之鮮魚其藪菜有筍與深蒲王贈送之物乃
有四馬與路車其籩豆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
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俱來餞送之也

韓侯取妻

娶取音

汾王之甥

汾音焚○箋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

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比音毗○解頤新語曰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

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
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爲教葬郊者曰郊
教葬訾者曰訾教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黎比
公爲比非也按左氏傳莒夷無謚於是而有黎比公郊公
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爲稱
與汾王以地爲稱不類矣
蹶父之子父音甫○傳曰蹶父卿士也○

蹶曰韓侯取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
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爲王聘使之入故知卿士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百兩彭彭兩音亮彭音棚○百兩解見鵲

集○彭彭考見出車八鸞鏘鏘不顯其光箋曰不顯顯也諸娣從之娣音弟○

釋文曰妻之女弟曰娣○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
之諸娣衆妾也○箋曰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

其貴者○疏曰莊十九年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凡之子娣者何女

弟也諸侯
一娶九女
祁祁如雲
傳曰祁祁徐靚也如靚音衆多也靚音靜
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

四章述韓侯取妻也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所娶
乃是厲王之外甥是卿士蹶氏父字之子言尊貴也
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有百乘
之車彭彭然壯盛每車皆有八鸞其聲鏘鏘然而鳴
車馬之盛禮儀之備豈不顯其有光榮乎其妻出於
蹶父之門諸娣媵妾隨而從之其行祁祁然徐靚如

雲之衆多韓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盈滿於

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

爲去聲姑其一反相去聲○傳曰姑蹶父

姓也○箋曰攸所也

莫如韓樂

音洛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

音訏訏○傳曰訏訏大

也

魴鱣甫甫

鱣音序○魴音苟○傳曰甫甫大也

見齊

麇麇嘖嘖

麇音憂嘖音禦

○傳曰嘖嘖衆也

有熊有羆

音碑○解見斯干

有貓有虎

貓苗茅二音○傳曰貓似

虎淺毛者也

慶旣令居

令去聲○箋曰令善也

韓姑燕譽

五章述蹶父相攸也蹶父甚武健嘗爲王使於天下

無國不到爲其女媧氏相視其所居無如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訐訐然大魴鱣甫甫然大鹿鹿嘖嘖然衆又有熊羆貓虎此四獸能爲人患而言之者見有深山大澤爲大國也蹶父旣喜慶其有

此善居韓媧則安之而又有顯譽

王氏曰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

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詩記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溥彼韓城

溥音普。箋曰溥大也。

燕師所完

燕王肅平聲。毛鄭如字。完音桓。○王肅曰

燕北燕國。○朱氏曰燕召公之國也。韓初封時召公爲

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

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詩記曰春秋之時城邢

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

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

常政也。○傳曰師衆也。以先祖受命

傳曰韓侯之先

祖武王之子也

因時百蠻

箋曰韓侯先祖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

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先祖韓侯之事如是而

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疏曰其有貢

獻往來爲之節度也。四夷之名南蠻北

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謂蠻也。王錫韓侯其追

其貊追如字又音堆。貊音陌。○傳曰追貊戎狄國也。○疏

曰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猶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
九猶鄭志答趙商云九猶即九夷也又秋官猶隸注云
征東北夷所獲是猶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
時猶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猶莫不率從是於魯
僖之時猶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
奄撫

奄受北國

傳曰

奄撫因以其伯
疏曰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

畿北面之國當
實墉實壑
傳曰言高其城深其壑○箋

是并州牧也
國多滅絕今復舊職故興滅國繼絕世○疏曰上論韓

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
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
實畝實籍
箋曰籍

獻

其貔皮

貔音皮○釋獸曰貔白狐其子穀穀呼木反音
焯○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曰貔

似虎或云似熊

赤豹黃羆

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有黃羆有赤羆大於

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

謂各以貴寶也

六章述韓侯總統百蠻也溥大矣韓國之城其初封之時乃召公爲司空以燕國之衆築完之韓國之城舊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之伯因其國近蠻使時節百蠻之貢獻韓侯先祖旣如此故今宣王賜韓侯以追人貊人撫受北方之國因以

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使復爲州牧也中間韓侯
之先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
世今築其城墉深其池壑正其田畝定其稅籍皆使
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
黃羆之皮於王而韓侯總領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哀撥亂

疏曰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是哀

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哀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

言興撥命召公平淮夷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

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詩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矣

此詩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也

江漢浮浮

疏曰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

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浪音郎○渤海胡氏曰杜
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
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之
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
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今日浮浮貌武夫滔滔音叨○王氏曰滔滔以其
水滿而流貌衆逝也○蘇氏曰順流貌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

疏曰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
今日左傳宣十二年趙括趙同云率師

以來唯既出我車既設我旗

旗解見

匪安匪舒淮夷來

鋪平聲○朱氏曰鋪陳也陳兵以伐之
敵是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

鋪敦淮濱之鋪

首章述進兵也興也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由江

漢進兵因以起興言江漢合流浮浮然水滿而流猶
士卒滔滔然順流而下其勢不可禦也卽常武如江
如漢之意也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於遲緩故言
非敢安處非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四方略定惟淮
夷未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也此行止爲淮夷
而來求討其罪耳見餘方已定也旣已出我戎車旣
已張設我旗非敢安處非敢寬舒止爲淮夷而來陳
兵以伐之耳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卽常武匪紹匪遊

之意也

江漢湯湯

音商。釋文曰：湯湯，流盛也。

武夫洸洸

音光。又音汪。傳曰：洸洸，武貌。李

氏曰：有洸，有武貌。經營四方

李氏曰：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如後世征伐夷狄，則曰

有事于四方夷狄耳。告成于王

箋曰：克勝則使傳遽告成於王。傳張戀反。○疏曰：傳遽若今時乘驛

遞傳而遞疾，故謂之傳遽也。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箋曰：庶，幸也。

時靡有爭

王心載寧

箋曰：載之言則也。

次章述告成也。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興，武夫洸洸

然武壯，召公之伐淮夷，所以經營四方之治也。淮夷

止是南方南方未寧則四方皆將騷動故經營南方而謂之四方也告功于王南方既定則四方皆已平矣外寧則內安故王國幸已安定無有叛戾乖爭者向也宣王以天下未安爲憂今則可以安寧矣江漢不言戰事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卽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

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
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
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
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
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
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澣

音虎沈音許○箋曰澣水涯也○今江漢之澣指江北接淮南之地也

王命召

虎式辟四方

辟音闢

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疚音救○箋曰疚病也棘急也

王國來極

箋曰極中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

于疆于理

疆理解見至信南山

至

于南海

詩記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三章述平賦也上章告成則淮夷平而四方無事矣

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虎既成功於江漢之潁王因命召虎由此地以開闢四方而施徹法於疆土武事僅定而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
公宜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
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來毛如字鄭音賚旬音巡又音荀
傳曰旬徧也○今日柔柔其下

侯旬傳云陰均也此亦為均又易豐卦
雖旬无咎注旬均也○蘇氏曰宣布也

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似傳曰似嗣也○箋曰女無
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

為乃嗣女先祖
召康公之功

肇敏戎公

肇音兆○詩記曰肇始也○
傳曰敏疾也公事也○箋曰

戎猶用錫爾祉

音耻○釋文
曰祉福也

四章述褒功錫祉也武功已成疆理已定故此章美
召虎之功而錫命之言向者淮夷之民獨不霑王化
是不均也由淮夷之君壅遏而不宣也王之命召虎
來此南方使旬均之而無外宣布之而無壅也昔文
王武王受天命之時汝祖康公爲翰榦之臣汝召虎
無自謙曰我小子耳今汝之功乃足以繼嗣康公我
用此賜汝以福卽下章所陳是也○舊說以爲述康
公之功以勉虎如此則與用錫爾祉及下章意不接

續此詩武功已成當爲美其克紹康公也

釐爾圭瓚

釐音離瓚才贊反○傳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解見

旱 拒鬯一卣

拒鬯音巨暢卣酉由二音○拒鬯釋草曰拒黑黍傳曰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

鬯○箋曰拒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疏曰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使之芬香條鬯毛言拒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鄭以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拒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非草名箋說爲長○卣釋器曰彝卣壘器也卣中尊也○釋曰孫炎云尊彝爲上壘爲下卣居中郭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壘彝之間案禮圖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壘爲下受一斛春官鬱人掌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白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白賜時未祭故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朱氏曰先

人而錫之○今日下云于岐周錫山土田于周受命今日

告先王之廟知文人爲文王也此周當指豐也文王之廟在焉箋以爲岐周疏申箋義以爲岐周有別廟錢氏以爲鎬京今皆不從解見崧高

王餞于郟自召祖命曹氏曰自從也虎拜稽首稽音啓○今日舜典禹拜稽首首至地也

春官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擗音拜天子萬年箋曰君思無可

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五章述受賜報上之意也今賜汝圭柄之玉瓚副以

秬鬯之酒以一卣尊盛之乃告于文德之人文王而
賜之又賜之以山川又加益以土田令虎往豐邑以
受命於文王之廟蓋自乃祖康公已受此命美其世
勲也虎受君恩祝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箋曰對答也休美也。陳氏曰王之休命也。

作召公考

箋曰作爲也。傳曰考成也。

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聞音問

矢

其文德

傳曰夫施也

洽此四國

錢氏曰洽決洽也

六章申報上之意而納君於德也對揚如傳說對揚

天子之休命對謂答其命揚謂奉揚而行之也成者
毀之對康公立大勲於王室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
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
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爲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
功也於是祝君不徒得萬年之壽願君德明而益明
其善譽垂於無窮惟施其文德以浹洽四方之國而
用武之迹泯矣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
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子德意度遠矣

朱氏曰言

武功之不可恃
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解頤新語曰召穆公之意謂德爲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昔之爲詞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後人以曲終秦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之意也

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

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爲王自親行
詩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王奮厥武皆以王言之今
從王基述鄭爲王親征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
不如意召公慮其狃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
淮有進厥虎臣仍執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
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

今日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

王命卿士

卿士解見十月之交

南仲大

祖大音泰大師皇父

父音甫○箋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

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宰周公是也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

惠此南國

首章述命元帥也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大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人則皇父俾之整齊

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也南仲大祖世將也
大師將尊也六師師衆也著皇父其人賢也此王命
所以威嚴光顯有以服衆望而重國勢也又命之以
師嚴器備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以惠南方之
國淮夷徐戎挺亂南國皆被其禍宣王之師蓋除暴
以安民也

王謂尹氏

傳曰尹氏掌命卿士○箋曰天子世大夫也
○疏曰即內史也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

大夫則策命之是也此時尹氏當
是尹吉甫也吉甫爲卿而兼內史命程伯休父
傳曰程伯休父

始命爲大司馬。○疏曰：楚語云：重黎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左右陳行，音航。○箋：戒

我師旅率彼淮浦

音普。○箋曰：率，循也。○傳曰：浦，涯也。○說文曰：水濱也。

省此徐

土

疏曰：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卽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

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

不留不處

三事就緒

箋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疏曰：太宰九職，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

曰：上中下農夫也。○錢氏曰：緒，事端也。就其緒，不中輟。

次章述命副誓師以征淮徐也。上命大師爲元帥，此

命卿爲司馬以副之王謂內史尹吉甫曰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名休父者爲大司馬內史掌策命諸侯孤卿大夫司馬大師掌其戒令也卽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其行列戒勅我師旅曰往循淮之浦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徐之國土謂征徐方也不久留不停處以患苦其民使三農之事皆就其業不中輟也徐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素今又相挺而起爲禍不

淺故王親征之也

曹氏曰傳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

處然後三農

得以就緒

赫赫業業

今日曰赫赫威嚴也業業考見雲漢○傳曰業業動也

有嚴天子

嚴鄭如字毛上

聲

王舒保作

傳曰舒徐也保安也○箋曰作行也

匪紹匪遊

箋曰紹緩也

徐方

繹騷

朱氏曰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震驚徐方

箋曰震動也

如雷如霆

解見采芑

徐方震驚

三章述親征之先聲也言王師之行赫赫然威嚴業

業然震動者是尊嚴之天子也王乃舒徐而安行依

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非紹緩也非遨遊也進兵不急
人自畏威徐方之人皆絡繹騷動矣奮揚威武以震
動驚懼於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
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宣
王先征淮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
方已震驚蓋淮夷服屬於徐舉其大者言之也

陳氏曰徐

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王奮厥武

釋文曰奮揚也

如震如怒進厥虎臣

朱氏曰進鼓

闕

如虓虎

鬪呼滅反虓火交反。今曰鋪敦淮瀆。鋪平聲。敦如字。鬪聲也。釋文曰虓虎怒貌。

鋪敦淮瀆

鋪平聲。敦如字。

瀆音汾。

箋曰鋪陳也。王氏曰敦厚也。瀆謂厓岸狀如墳墓。

仍執醜虜

傳曰仍就也。

疏曰醜衆也。虜者

截彼淮浦

朱氏曰截然不可犯。

因繫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

王師之所

四章述征淮也。宣王親征淮浦，奮揚其威武如雷之

震如人之怒，乃鼓而進其如虎之臣，其聲鬪然如虓

怒之虎，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之瀆。涯師衆則陣厚

也，就執其衆虜之降服者，截然整齊於彼淮浦之上。

是王師之所處也

王旅嘽嘽

音灘。朱氏曰嘽嘽衆也。有考見四牡。

如飛如翰

傳曰疾如飛擊如翰

○箋曰飛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䟽曰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若鷹鷂之類。如江

如漢

箋曰江漢以喻盛大也。○今日征淮北之夷不由江漢而言如江如漢者以江漢爲九州之最大天

下所共知猶邶谷風言涇以渭濁亦非土風也。江漢常武之詩皆以江漢喻王師但江漢浮浮則喻盛大而不

可禦如江如漢則止喻盛大下

如山之苞

傳曰苞本也。○箋曰山本

以喻不可驚動也。○如川之流

箋曰川流以喻不可禦也。○䟽曰動則不可禦

止繇繇翼翼

李氏曰繇繇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陳氏曰繇繇無隙之可尋翼翼閒整

而不可亂。○歐陽氏曰：繇，繇連屬貌。○翼翼，考見采薇也。

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傳曰：濯，大

五章述移師征徐也。上既克淮浦，此又進而伐徐王之師，旅嘽嘽然，衆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逝，繇繇然密不可得而絕，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

也

王猶允塞

蘇氏曰猶道也。○箋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

徐方既來

箋曰已來告服

徐方既同

疏曰與他國同服於王

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傳曰來王庭也

徐方不回

今曰回轉也不回謂既服而不復叛也

王曰還歸

箋曰振旅

六章言徐服而天下定也方移師以臨徐方徐方畏
懾不戰自服於是美宣王之道允信塞實故能致徐
方之來服蓋以道勝非以力勝也前此三方已定唯

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徐方既服則四方皆已平定徐方來在王庭其心不復回轉則天下晏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不黷武也王猶允塞王曰還歸皆因以爲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音仰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

凡伯來聘○疏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士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凡伯世稱之不謂與此爲一人也○曹氏曰板厲王之末而幽王大壞之時凡七十餘年矣決

非一人猶家父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

箋曰惠愛也

孔填不寧

填音陳○傳曰填久也○今曰

桑柔倉

降此大厲

傳曰厲惡也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音再○傳曰瘵

也 病 蟲 賊 蟲 疾

蟲音牟○蟲賊解見大田○䟽曰蟲賊是害禾稼之蟲蟲疾是害禾稼之狀

靡

有夷屆

音界○王氏曰夷平也○箋曰屆極也

罪罟不収靡有夷瘳

音抽○傳

曰瘳愈也

首章述遭虐政仰天而訴之言天不惠愛我使我甚

久不安矣天命幽王爲君是降此大惡使邦靡有定

而爲士爲民者皆病也小人爲民之害如蝨賊之蟲
以蝨疾禾稼無有夷平屆極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

覆音福○箋曰覆猶反也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傳曰拘收也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說音稅一

音脫○傳曰說舍也哲夫成城

傳曰哲知也知音智○箋曰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

哲婦

傾城

次章述刑罰無倫也諸侯卿大夫有土田人民者女

反奪而有之無故黜削之也此當無罪者汝反拘收之彼當有罪者汝反脫免之刑罰顛倒如此皆由褒姒亂政也城喻國也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故曰成城婦人有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故曰傾城

懿厥哲婦

懿如字舊平聲○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為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

臯為

鳥音驕鳥音癡○山陰陸氏曰說文云臯不孝也臯食母破鏡食父獍音敬○曰此云鳥者

怪也鴉也鵬也鴝也即墓門有鴉萃止也解見墓門○今日鴝有二為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單名鴝也惡

聲之鳥者怪鴟也此配象言之謂怪鴟也箋曰○箋曰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箋曰

長舌喻維厲之階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亂匪降自天生自

多言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歐陽氏曰婦人與寺人

三章述婦寺致亂也哲婦信美矣然終為梟耳為鴟

耳褒姒出言不善如梟鴟之惡聲婦人多言乃為禍

亂之階亂非天降乃起於婦人也幽王無賢人教之

誨之唯婦人與寺人之言是聽也

鞫人忮忒鞫音菊忮音至忒他得反○箋曰鞫窮也○傳曰忮害也忒變也譖始竟背

諧如字竟莊蔭反背音豈曰不極陳氏曰伊胡為慝他

倍〇箋曰竟猶終也極至也

得

反〇箋曰如賈三倍賈音君子是識箋曰識婦無公事

知也

休其蠶織

四章申婦寺之害也婦寺之輩以忤害變化而窮屈人不可究詰始則諧毀之終則棄背之其為惡豈曰不極至乎何故為慝惡而不已也商賈有三倍之利者賤丈夫之所為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乃休其蠶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

也

天何以刺

傳曰刺責也

何神不富

傳曰富福也

舍爾介狄

舍音捨○蘇氏

曰介大也

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

傳曰類善也

人之云亡

箋曰奔亡也○今日猶何聞信亡之亡

邦國殄瘁

五章述災譴之由也天何為出譴告以責王乎何為

神亦不福王而降災害乎王不能反躬修省將有夷

狄之大患顧舍之不以為忌而反以我為忌惡聞忠

言也天降不祥以譴告王而王曾不弔愍無恐懼之

心故不敬謹其威儀其威儀不善矣又善人皆逃去
無以輔正之則國之殄絕瘁病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蘇氏曰優多也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

降罔維其幾矣幾當音機○傳曰幾危也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六章七章憂亂也天降禍以為羅網多於前矣

嗷沸檻泉鬻沸音必弗檻街之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

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藐音莫○朱氏曰藐藐高遠貌

無不克鞏傳曰鞏固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檻泉從下上出，感沸然其來不竭。喻己之憂未有已也，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之不幸也。藐藐高遠之昊天，仁愛人君無不克鞏固其命。幽王苟能改圖而為善，庶幾不辱其祖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所謂式救爾後也。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己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

音卽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

朱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序云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

蓋已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

瘖音顛○箋曰瘖病也

民卒流亡

箋曰卒

我居圉卒荒

圉音語○箋曰國中至邊竟盡空虛○疏曰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

謂邊境

首章愬亂也呼旻天而愬之曰天之降禍甚疾暴而

威虐矣天厚降喪亡之禍病我以饑饉民盡流亡我

所居國中及邊圉盡荒虛也

天降罪罟

詩記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蝨賊內訌

音紅○傳曰訌潰也

昏椽

靡共

椽音卓共音恭○箋曰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也○疏曰天官闕人司晨昏以啓閉

者潰潰回遁

傳曰潰潰亂也疏曰回遁邪僻也

實靖夷我邦

今日靖安也○傳曰

夷平也

次章及三章言羣小致亂也天降刑罪以羅網天下

故使小人如害禾稼蝨賊之蟲訌潰於內又昏椽奄

人皆為不恭潰潰然亂為邪僻之行者乃使之安靖

平夷於我邦任非其人也

臯臯訛訛

臯音羔
職訛訛

訛音紫
以苟訛為能
曹氏曰
訛訛毀也

曾

不知其玷

點店二音
箋曰玷缺也

兢兢業業

曰危動
也考見雲漢

孔填不

寧

填音

我位孔貶

彼檢反
傳曰貶隊也
箋曰言見
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

諸侯
無異

臯臯然頑緩而不供職訛訛然以謗毀為事乃曾不

知其為玷缺也天下之人兢兢而戒謹業業而危恐

甚久不安也我王之位甚貶隊矣言衰微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傳曰潰遂也
曹氏曰潰訓散
又訓亂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

澤則草如彼棲苴

棲音西苴音菹。傳曰苴水中浮草也。

我相此邦

相去聲

無不潰止

箋曰潰亂也

四章言凋瘵也。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不潰遂而茂盛如木上棲枯草豈復有生理我視此邦無不潰亂矣。今考邶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

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句不如時維今之疚句不如茲彼䟽斯粃音

○箋曰䟽麤也謂糲米也

胡不自替

傳曰替廢也

職兄斯引

糲蘭未反○曰粃精米也

兄音况○箋曰職主也○傳

曰兄茲也○兄解見桑柔

五章言小人宜退也昔時之富不如今時也今時之

病未有如此之甚也本不如此特小人壞之耳苟小

人退而君子進則其病去矣故言彼小人如䟽麤之

糲米此君子如精粃彼小人何為不自廢退以避君

子乃職主援引其黨乎言小人方植黨自固豈肯退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如字○傳曰頻厓也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

箋曰溥猶徧也

職兄斯弘

箋曰弘大也

不裁我躬

六章申言小人之害也池水由外灌其竭也不云自頻厓之不入乎泉水從中以益其竭也不云自中溥不出乎喻內外耗竭也溥徧被害而小人猶主弘大之是豈不裁我身乎亂則爾小人亦受禍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

辟音關。傳曰辟開也。

今也

日蹙國百里

蹙音足。傳曰蹙促也。

於乎哀哉

於乎音烏呼。

維今之人

不尚有舊

七章思召康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昔文王武王受命有臣如召康公日開辟國土以百里謂歸附日衆也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可哀也已在今之人不尚有老成舊德者乎雖有之而不肯用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緝卷三十一